

板橋集記



板橋雜記



當購學時正在初中一級求技學內初入文路  
現之莫明其妙如里在索程似句解之舟飄然不  
知海洋之深也腦腦庸笨而固可致  
性阻續行。經濟深至學資以借為狂追尤足一  
三年振擣者五年為孤怙而不知苦寒了狼食苟有  
阿祖和弄兒骨近情馳家世孝服期終之族終  
兄弟治妻之心靈極不依故作而思起孤別  
奮奮自雄使志同心以筆千里志但見存病勿  
能隨思以至思涯可進呼……時而便感

民國廿三年初書述



# 題板橋雜記

余子曼翁，以所著板橋雜記示余爲序，予間閱之，大氏北里志平康記之流，南部烟花，宛然在目，見者靡不豔之，然未及百年，美人黃土矣！回首夢華，可勝慨哉？或曰：曼翁少年，近於青樓薄倖，老弄墨，興復不淺，子方沈心學道，何爲案頭著阿堵物？予笑曰：昔明道眼前有妓，心中無妓，伊川眼前無妓，心中有妓，以定二程優劣，今曼翁紙上有妓，而良翁筆下故無妓也，何傷乎一序之。長洲尤侗

隣而已，不亦深可歎哉！余淡心先生，生於神宗之代，觀其所著板橋雜記，已不勝今昔之感，又况余輩少先生三十餘歲，徒於傳聞中，識其影響而已。然猶幸得此帙讀之，尙可想見其萬一也，心齋張潮譔

# 板橋雜記

莆田余 懷淡心著

番禺沈宗畸太侔刊

江都

吳童

仲夢蘭

同校

閨補蘿

或問余曰；板橋雜記何爲而作也？余應之曰，有爲而作也，或者又曰；一代之興衰，千秋之感慨，其可歌可錄者何限；而子惟狹邪之是述，豔冶之是傳，不已荒乎？余乃聽然而笑曰；此卽一代之興衰，千秋之感慨所繫；而非徒狹邪之是述，豔冶之是傳也！金陵古稱佳麗地，衣冠文物，盛於江南，文采風流，甲於海內，白下青谿，桃葉團扇，其爲豔冶也多矣！洪武初年，建十六樓以處官妓，淡烟輕粉，重譯來賓，稱一時韻事，自時蹶後，或廢或存，迨至三百年之久，而古迹寔湮，所存者惟

南市珠市及舊院而已。南市者卑屑妓所居，珠市間有殊色，若舊院，則南曲名姬，上廳行首皆在焉！余生也晚，不及見南部之烟花，宜春之子弟，而猶幸少長承平之世，偶爲北里之遊，長板橋邊，一吟一詠，顧盼自雄，所作歌詩。傳誦諸姬之口，楚潤相看，態媚互引，余亦自詡爲平安杜書記也！鼎革以來，時移物換，十年舊夢，依約揚州，一片歡場，鞠爲茂草，紅牙碧串，妙舞清歌，不可得而聞也；洞房綺疏，湘簾繡幕，不可得而見也；名花瑤草，錦瑟犀毗，不可得而賞也；間亦過之，蒿藜滿眼，樓管劫灰，美人塵土，盛衰感慨，豈復有過此者乎？鬱志未伸，俄逢喪亂，靜思陳事，追念無因，聊記見聞，用編汗簡，效東京夢華之錄，標崖公蜩斗之名，豈徒狹邪之是述，豔冶之是傳也哉！客躍然而起曰。如此則不可以不記，於是

作板橋雜記。

雅游

金陵爲帝王建都之地，公侯戚畹，甲第連雲；宗室王孫，翩翩裘馬；以及烏衣子弟，湖海賓游，靡不挾彈吹簫，經過趙李，每開筵宴，則傳呼樂籍，羅綺芬芳，行酒糾觴，留髡送客，酒闌棋罷，墮珥遺簪，眞慾界之仙都，昇平之樂國也！

舊院人稱曲中，前門對武定橋，後門在鈔庫街，妓家鱗次，比屋而居，屋宇精潔，花木蕭疎，迥非塵境，到門則銅環半啓，珠箔低垂；升階則獮兒吠客，鸚哥喚茶；登堂則假母肅迎，分賓抗禮；進軒則了鬟畢妝，捧豔而出；坐久則水陸備至，絲肉競陳；定情則目眇心挑，綢繆婉轉，紈袴少年，繡腸才子，無不魂迷色陣，氣盡雌風矣！妓家僕婢稱之曰：「娘」，外人呼之曰：「小娘」，假母傳聲曰：「娘兒」，有客

稱客曰：「姐夫，」客稱假母曰：「外婆，」

樂戶統於教坊司，司有一官以主之。有衙署，有公座，有人役刑杖籤牌之類，有冠有帶，見客則不敢拱揖耳。

妓家分別門戶，爭妍獻媚，鬪勝誇奇，凌晨則卯酒淫淫，蘭湯豔豔，衣香一園；亭午乃蘭花茉莉，沈水甲煎，馨聞數里；入夜而擊笛搗箏梨園搬演，聲徹九霄，李十爲首，沙顧次之，鄭頓崔馬；又其次也。長板橋在院牆外數十步，曠遠芊綿，水煙凝碧，迴光驚峯兩寺夾之，中東花園亘其前，秦淮朱雀桁遶其後，洵可娛目賞心，漱滌塵俗。

每當夜涼人定，風清月朗，名士傾城，簪花約鬢，攜手閒行，憑闌徙倚，忽遇彼妹，笑言宴宴，此吹洞簫，彼度妙曲，萬籟皆寂，游魚出聽，洵太平盛事也！

秦淮燈船之盛，天下所無，兩岸河房，雕欄畫檻，綺窗絲障，十里珠

簾，主稱既醉，客曰未晞，遊楫往來，指目曰：「某名姬在某河房，」  
以得魁首者爲勝！薄暮須臾，燈船畢集，火龍蜿蜒，光耀天地，揚槌  
擊鼓，踢頓波心，自聚寶門水關，至通濟門水關，喧闐達旦，桃葉渡  
口，爭渡者喧聲不絕，余作秦淮燈船曲，中有云：「遙指鍾山樹色開  
六朝芳草向瓊臺，一圍燈火從天降，萬片珊瑚架海來，」又云：「夢  
裏春紅十丈長，隔簾偷襲海南香，西霞飛出銅龍館，幾隊蛾眉一樣妝  
，」又云：「神絃仙管玻璃杯，火龍蜿蜒波崖嵬，雲連金闕天門迴，  
星舞銀城雪窖開，」皆實錄也，嗟乎，可復見乎！  
教坊梨園，單傳法部，乃威武南巡所遺也；然名妓仙娃，深以登場演  
劇爲恥，若知音密席，推獎再三，強而後可，歌喉扇影，一座盡傾，  
主之者大增氣色，纏頭助采，遽加十倍，至頓老琵琶，妥娘詞曲，則  
祇應天上，難得人間矣！



裙屐少年，油頭半臂，至日亭午，則提籃挈榼，高聲唱賣，遍汗草茉莉花，嬌婢捲簾，攤錢爭買，捉勝捺胸，紛紜笑謔，頃之烏雲堆雪，竟體芳香矣！蓋此花苞於日中，開於枕上，真媚夜之淫葩，殢人之妖草也！建蘭則大雅不羣，宜於紗幮文樹，與佛手木瓜，同其靜好；酒兵茗戰之餘，微聞薌澤，所謂「王者之香，湘君之佩」，豈淫葩妖草所可比擬乎？

南曲衣裳妝束，四方取以爲式，大約以澹雅樸素爲主，不以鮮華綺麗爲工也；初破瓜者，謂之「梳攏」，已成人者，謂之「上頭」，衣飾皆主之者措辦，巧製新裁，出於假母，以其餘物，自取用之，故假母雖高年，亦盛妝豔服，光采動人，衫之短長，袖之大小，隨時變易，見者謂是時世妝也！

曲中女郎，多親生之母，故憐惜倍至，遇有佳客，任其留連，不計錢

鈔，其儉父大賈，拒絕弗與通，亦不怒也，從良落籍，屬於祠部，親母則所費不多，假母則勒索高價，諺所謂「娘兒愛俏，搗兒愛鈔」者，蓋爲假母言之耳。

舊院與貢院遙對，僅隔一河，原爲才子佳人而設，逢秋風桂子之年，四方應試者畢集，結駟連騎，選色徵歌，轉車子之喉，按陽阿之舞，院本之笙歌合奏，迴舟之一水皆香；或邀旬日之歡，或訂百年之約；葡桃架下，戲擲金錢，芍藥欄邊，閒拋玉馬；此平康之盛事，乃文戰之外篇，若夫士也色荒，女兮情倦，忽裘敝而金盡，遂歡寡而愁殷，雖設阱者之恆情，實冶遊者所深戒也，青樓薄倖，彼何人哉。

曲中市肆，精潔殊常，香囊雲鳥，名酒佳茶，錫糖小菜，簫管琴瑟，並皆上品，外間人買者，不惜貴價，女郎贈遺，都無俗物，正李仙源十六樓集句詩中所云：「市聲春浩浩，樹色曉蒼蒼，飲伴更相送，歸

軒錦繡香」也。

發象房配象奴，不辱自盡，胡閨妻女發教坊爲娼，此亘古所無之事也，追誦「火龍鐵騎」之章，以爲歎息。

虞山錢牧齋金陵雜題絕句中有數首云：「淡粉輕烟佳麗名，開天營建記都城；而今也入烟花部，燈火樊樓似汴京。」「一夜紅牋許定情，十年南部早知名，舊時小院湘簾下，猶記鸚哥喚客聲。」「舊院馬二娘」字龜采。「惜別留

歡限馬蹏，勾欄月白夜烏啼，不知何與汪三事，趣我歡娛伴我歸。」

「別樣風懷另酒腸，伴他薄倖奈他狂，天公要斷烟花種，醉殺瓜州蕭伯梁。」「頓老琵琶舊典型，檀槽生澀響零丁，南巡法曲誰人問？頭白

周郎掩淚聽

「紹興周萬壽喜」  
「聽頓老琵琶」

舊曲新詩壓教坊，縷衣垂白感湖湘，閒開閨

集教孫女，身是前朝鄭妥娘

「鄭如英小名妥娘」

新城王阮亭秦淮雜詩。中有二

首云，「舊院風流數頓楊，梨園往事淚霑裳，樽前白髮談天寶，零落

人間脫十娘。二舊事南朝劇可憐，至今風俗鬪嬋娟，秦淮絲肉中宵發，玉律拋殘作笛鈿。一以上皆傷今弔古，感慨流連之作，可佐南曲談資者；錄之以當哀絲急管。黃山谷云：「解作江南斷腸句，世間惟有賀方回，」偷遇旗亭歌者，不能不畫壁也！

八瓊逸客曰，此記須用冷金箋，畫烏絲欄，寫洛神賦小楷，裝以雲鸞縹帶，貯之蛟龍篋中，熏以沈水迷迭，於風清月白，紅豆花間，開看之可也。

### 麗品

余生萬歷末年，其與四方賓客交遊，及入范大司馬蓮花幕中，爲平安書記者，乃在崇禎庚辛以後，曲中名妓，如朱斗兒徐翩翩馬湘蘭者，皆不得而見之矣。則據余所見而編次之，或品藻其色藝，或僅記其姓名，亦足以徵江左之風流，存六朝之金粉也；昔宋徽宗在五國城，猶

爲李師師立傳，蓋恐佳人之湮滅不傳，作此情癡狡獪耳！風乍起，吹縴一池春水，千卿何事，彼美人兮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彼君子兮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

尹春，字子春，恣態不甚麗，而舉止風韻，綽似大家，性格溫和，談詞爽雅，無抹脂鄣袖習氣，專工戲劇排場，兼擅生日，余遇之遲暮之年，延之至家，演荆釵記，扮王十朋，至見母祭江二齣，悲壯淋漓，聲淚俱迸，一座盡傾，老梨園自歎弗及，余曰，此許和子永新歌也，誰爲韋青將軍者乎？因贈之以詩曰：「紅紅記曲采春歌，我亦聞歌喚奈何。誰唱江南斷腸句？青衫白髮影婆娑。」春亦得詩而泣，後不知其所終，嗣有尹文者，色豐而姣，蕩逸飛揚，願盼自喜，頗超於流輩，太平張維則曙就之，惟其所欲甚歡，欲置爲側室，文未之許，屬友人強之，文笑曰，「是不難，嫁彼三年，斷送之矣，卒歸張，未幾文

死，張後十數年乃亡，仕至監司，負才華，任俠輕財結客，磊落人也！

李十娘，名湘真，字雪衣，在母腹中，聞琴歌聲，則勃勃欲動，生而娉婷娟好，肌膚玉雪，既含睇兮又宜笑，殆閒情賦所云：「獨曠世而秀羣」者也。心嗜潔，能鼓琴清歌，略涉文墨，愛文人才士，所居幽房祕室，帷帳尊彝，楚楚有致，中構長軒，軒左種老梅一樹，花時香雪霏拂几榻，軒右種梧桐二株，巨竹十數竿，晨夕洗桐拭竹，翠色可餐，入其室者，疑非人境，余每有同人詩文之會，必主其家，每客用一精婢，侍硯席，磨險藥，燕都梁，供茗果，暮則合樂酒宴，盡歡而散，然賓主秩然，不及於亂，於時流寇訐江北，名士渡江僑金陵者甚衆，莫不豔羨李十娘也。十娘愈自閉匿，稱善病，不妝飾，謝賓客，阿母憐惜之，順適其意，婉語辭遜弗與通，惟二三知己，則歡情自接

，嬉怡忘倦矣！後易名貞美，刻一印章，曰：「李十貞美之印」余戲之曰，「美則有之，貞則未也。」十娘泣曰：「君知兒者，何出此言，兒雖風塵賤質，然非好淫蕩檢者流，如夏姬河間婦也；苟兒心之所好，雖相莊如賓，情與之洽也，非兒心之所好，雖勉同枕席，不與之合也，兒之不貞，命也如何，」言已，涕下沾襟，余斂容謝之曰，吾失言，吾過矣：「十娘有兄女曰媚姐，十三纔有餘，白皙，髮覆額，眉目如畫，余心愛之，媚亦知余愛，嬌啼婉轉，作掌中舞，十娘曰「吾當爲汝媒，」歲壬午入棘闈，媚日以金錢投瓊，卜余中否，及榜發落第，矣乃憤鬱成疾，避棲霞山寺，經年不相聞矣，鼎革後，秦州刺史陳澹仙，寓叢桂園，擁一姬，曰姓李，余披幃見之，媚也，各黯然掩袂，問十娘？曰：「從良矣。」問其居？曰：「在秦淮水閣。」問其家？曰：「已廢爲菜圃，」問老梅與梧竹無恙乎？曰：「已摧爲薪矣，」



問阿母尚存乎？曰：「死矣」因贈以詩曰：「流落江湖已十年，雲鬟猶卜舊金錢，雪衣飛去仙哥老，休抱琵琶過別船。」

葛嫩，字蕊芳，余與桐城孫克咸交最善，克咸名臨，負文武才略，倚馬千言立就，能開五石弓，善左右射。短小精悍，自號「飛將軍」，欲投筆磨盾，封狼居胥，又別字曰武公，然好狹邪遊，縱酒高歌其天性，先昵珠市妓王月，月爲勢家奪去，抑鬱不自聊，與余間坐李十娘家，十娘盛稱葛嫩，才藝無雙，卽往訪之，闌入臥室，值嫩梳頭，長髮委地，雙腕如藕，面色微黃，眉如遠山，瞳人點漆，叫聲請坐，克咸曰此溫柔鄉也，吾老是鄉矣！是夕定情，一月不出，後竟納之間房，甲申之變，移家雲間，問道入閩，授監中丞楊文驄軍事，兵敗被執，并縛嫩，主將欲犯之，嫩大罵，嚼舌碎，含血噴其面，將手刃之，克咸見嫩抗節死，乃大笑曰，孫三今日登仙矣，亦被殺，中丞父子三人

，同日殉難。李大娘，一名小大，字宛君，性豪侈，女子也而有鬚眉丈夫之氣，所居臺榭庭室，極其華麗，侍兒曳羅縠者十餘人，置酒高會，則合彈琵琶箏，或狎客沈元張卯張奎數輩，吹洞簫笙管，唱時曲，酒半打十番鼓，曜靈西匿，繼以華燈，羅幃從風，不知喔喔鷄鳴，東方既白矣，大娘嘗言曰：「世有游閒公子，聰俊兒郎，至吾家者，未有不蕩志迷魂。沈溺不返者也，然吾亦自逞豪奢，豈效齷齪倚門市娼，與人較錢帛哉。」一以此得俠伎聲於莫愁桃葉間，後歸新安吳天行，或云吳大年天行鉅富，貲產百萬，體羸素善病，後房麗姝甚衆，疲於奔命，大娘鬱鬱不樂，曩所歡胥生者，賂僕婢通音耗，漸託疾，客薦胥生能醫，生得入見大娘，大娘以金珠銀貝，納藥籠中，挈以出，與生訂終身約，吳天行死，卒歸胥生，胥生本貧士，家徒四壁立，獲吳氏貲，漸殷富，與大娘飲酒食肉相娛樂，教女娃數人歌舞，生復以樂死，

大娘老矣，流落闌闌，仍以教女娃歌舞爲活，余友及見之，徐娘雖老尚風情，語念舊游，潸然出涕，眞如華清宮女，說開元天寶遺事也！昔杜牧之於洛陽城東，重覩張好好，感舊傷懷，題詩以贈，末云：「朋友今在否，落拓更能無，門館慟哭後，水雲秋景初，斜日掛衰柳，涼風生座隅，灑盞滿衿淚，短歌聊一書，」正爲今日而說，余卽書於素扇以詒之，大娘捧扇而泣，或據牀以哦，哀慟隣壁。

顧媚，字眉生，又名眉，莊妍靚雅，風度超羣，鬢髮如雲，桃花滿面，弓彎纖小，腰支輕亞，通文史，善畫蘭，追步馬守貞，而姿容勝之，時人推爲南曲第一，家有眉樓，綺窗繡簾，牙籤玉軸，堆列几案，瑤琴錦瑟，陳設左右，香烟繚繞，簷馬丁當，余嘗戲之曰：「此非眉樓，乃迷樓也！」人遂以「迷樓」稱之，當是時，江南侈靡，文酒之宴，紅妝與烏巾紫裘相間，坐無眉娘不樂，而尤豔顧家廚食品，差擬郇公

李太尉，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，然豔之者雖多，妒之者亦不少，適浙東一儻父，與一詞客爭寵，合江右其孝廉互謀，使酒罵座，訟之儀司，誣以盜匿金犀酒器，意在逮辱眉娘也，余時義憤膺，作檄討罪，有云：「某某本非風流佳客，謬稱浪子端王，以文鴛彩鳳之區，排封豕長蛇之陣，用誘秦楚誑楚之計，作摧蘭折玉之謀，種夙世之孽冤，煞一時之風景云云。」儻父之叔，爲南少司馬，見檄斥儻父東歸，訟乃解，眉娘甚德余，於桐城方瞿庵堂中，願登場演劇爲余壽，從此摧幢息機，矢脫風塵矣！未幾歸合肥龔尙書芝麓！尙書雄豪蓋代，視金玉如泥沙糞土，去得眉娘佐之，益輕財好客，憐才學士，名譽盛於往時，客有求尙書詩文，及乞畫蘭者，嫌箋動盈篋笥，畫款所書橫波夫人是也，歲丁酉，尙書挈夫人，重過金陵，寓市隱園中林堂，值夫人生辰，張燈開宴，請召賓客數十年百輩，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，酒客

丁繼之張燕筑，及二王郎，串玉母瑤池宴，夫人垂珠簾，召舊日同居南曲，呼姊妹行者與燕，李大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，時尙書門人楚嚴某，赴浙監司任，逗留居樽下，奉簾長跪，捧卮稱賤子上壽，坐者皆離席伏，夫人欣然爲罄三爵，尙書意甚得也，余與吳園次鄧孝威，作長歌紀其事，嗣後還京師，以病死，斂時現老僧相，弔者車數百乘，備極哀榮，改姓徐氏，世又稱徐夫人，百計祈嗣，而卒無子，尙書有白門柳傳奇行於世，董白，字小宛，一字青蓮，天姿巧慧，容貌娟妍，七八歲時，阿母教以書翰，輒了了，稍長顧影自憐，鍼神曲聖，食譜茶經，莫不精曉；性愛閒靜，遇幽林遠澗，片石孤雲，則戀戀不忍舍去；至男女雜坐，歌吹喧闐，心厭色沮，意弗屑也！慕吳門山水，徙居半塘，小築河濱，竹籬茅舍，經其戶者，則時聞歌詩聲，或鼓琴聲，皆曰此中有人！已而扁舟遊西子湖，登黃山，禮白岳，仍歸吳門

，喪母抱病，畫樓以居，隨如皋冒辟疆，過惠山，歷澄江荆溪，抵京口，陟金山絕頂，觀大江競渡以歸，後卒歸辟疆爲側室，事辟疆九年，年二十七，以勞瘁死，死時辟疆作影梅庵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，同人哀辭甚多，惟吳梅村宮尹十絕句，可傳小宛也，存其四首云：「珍珠無價玉無瑕，小字貪看問妾家，尋到白隄呼出見，月明殘雪映梅花，」又云：「念家山破定風波，郎按新詞妾按歌，恨殺南朝阮司馬，累農夫壻病愁多，」又云：「亂梳雲髻下妝樓，盡室倉皇過渡頭，鈿盒金釵渾拋卻，高家兵馬在揚州，」又云：「江城細雨碧桃村，寒食東風杜宇魂，欲弔薛濤憐夢斷，墓門深更阻侯門，」

卜賽，一日賽賽，後爲女道士，自稱玉京道人，知書工小楷，善畫蘭鼓琴，喜作風枝嬾娜，一落筆畫十餘紙，年十八遊吳門，僑居虎邱，湘簾棐几，地無纖塵，見客初不甚酬對，若遇佳賓，則諧謔間作，談

辭如雲，一坐傾倒，尋歸秦淮，遇亂復遊吳，梅村學士作聽女道士卜玉京彈琴歌贈之，中所云：「昨夜城頭吹筆箒，教坊也被傳呼急，碧玉班中怕點留，樂營門外廬家泣，私更妝束出江邊，恰遇丹陽下渚船，翦就黃緇貪入道，攜來綠綺訴嬋娟」者，正此時也，在道作道人裝，然亦間有所主，侍兒柔柔，承奉硯席如弟子，指揮如意，亦靜好女子也！踰兩年渡浙江，歸於東中一諸侯，不得意，進柔柔當夕，乞身下髮，復歸吳，依良醫鄭保御，築別館以居，長齋繡佛，持戒律甚嚴，刺舌血書法華經，以報保御，又十餘年而卒，葬於惠山祇陀菴錦樹林，玉京有妹曰敏，頤而白，如玉肪，風情綽約，人見之，如立水晶屏也！亦善畫蘭鼓琴，對客爲鼓一再行，卽推琴斂手，面發頰色，畫蘭亦止寫篠竹枝，蘭草二三朵，不似玉京之縱橫枝葉，淋漓墨瀋也？然一以多見長，一以少爲貴，各極其妙，識者并珍之，攜來吳門，一時



爭艷，戶外履恆滿，乃心厭市囂，歸申進士維久，維久宰相孫，性豪舉，好賓客，詩文名海內，海內賢豪，多與之遊，得敏益自喜，爲閩中良友，亡何維久病且歿，家中替，敏復嫁一貴官穎川氏，官於閩，閩變起，穎川氏手刃羣妾，遂自剄，聞敏亦在積屍中也，或曰三年病死，

范珏，字雙玉，廉靜寡所嗜好，一切衣飾歌管，豔靡紛華之物，皆屏棄之，惟闔戶焚香，淪茗相對，藥爐經卷而已，性喜畫山水，摹倣史癡顧寶幢，檐枒老樹，遠山絕磧，筆墨間有天然氣韻，婦人中范華原也！

頓文，字少文，琵琶頓老女孫也，性聰慧，識字義，唐詩皆能上口，授以琵琶，布指濩索，然意弗屑，不肯竟學，學鼓琴，雅歌三疊，清冷然神與之浹，故又字曰琴心云，琴心生於亂世，頓老賴以存活，不

能早脫樂籍，賃屋青谿里，華門圭竇，風月淒涼，屢爲健兒僮人所院，最後爲李姓者挾持，牽連入獄，雖緣情得保，猶守以牛頭阿旁也，客有王生者，挽余居間營救，偕往訪之，風鬟霧鬢，顛頤可憐，猶援琴而鼓，彈別鳳離鸞之曲，如猿吟鶉啼，不忍聞也，余說內卿許公，屬其門生直指使者，縱之復還故居，吳郡王子其長，主張燕筑家，與琴心比鄰，兩相慕悅，王子故輕俠，傾金錢振其貧悴，將攜歸置別室，突遭奇禍，收者至，見琴心詫曰，此真禍水也，憫其非辜，驅之去，獨捕王子，王子被戮，琴心逸然，終歸匪人，嗟乎，佳人命薄，苟琴心者，其尤哉？其尤哉？

沙才美而豔，豐而柔，骨體皆媚，天生尤物也？善弈棋，吹簫度曲，長指爪，修容貌，留仙裙，石華廣袖，衣被粲然，後攜其妹曰嫩者，遊吳郡，卜居半塘，一時名噪，人皆以二趙二喬目之，惜也，才以瘡

發，剗其半面，媿歸咤利，鬱鬱死，

馬嬌，字婉容，姿首清麗，濯濯如春月柳，灑灑如出水芙蓉，真不愧嬌之一字也！知音識曲，妙合宮商，老妓師推爲獨步！然終以誤墮烟花爲恨，思擇人而事，不敢以身許人，卒歸貴竹楊龍友，龍友名文驄，以詩畫擅名，華亭董文敏亟賞之，先是閩中郭聖僕有二妾，一曰李陀那，一曰朱玉耶，聖僕歿，龍友得玉耶，并得其所蓄書畫，瓶硯几杖，諸玩好古器，復擁婉容，終日摩挲，笑語爲樂，甲申之變，貴陽馬士英册立宏光，自爲首輔，援引閩兒阮大鍼，構黨煽權，撓亂天下，以致五月出奔，都城百姓，焚燒兩家居第，以龍友鄉戚有連，亦被烈炬，頃刻灰燼，時龍友巡撫蘇松，盡室以行，玉耶久殉，婉容莫知所終，龍友父子，殉難閩嶠，無遺種也，猶存老母，勾歸金陵，依家僕以終天年，婉容有妹曰媿，亦著名，又有小馬媿者，輕盈飄逸，自

命風流，眞州鹽賈，用千金購得，奉溧陽陳公子，公子昵之，未久并匳具贈豫章陳伯璣，生一子一女，如王子敬之有桃根也，

顧喜，一名小喜，性情豪爽，體態豐華，雙趺不纖妍，人稱爲「顧大脚」，又謂之「肉屏風」，然其邁往不屑之韻，凌霄拔俗之姿，則非籬壁間物也！當之者，似李陵提步卒三千人，抵鞬汗山，入陜谷，往往敗北生降矣！漢武帝悼李夫人賦，有云「佳俠含光」，余題四字顏其室，亂後不知從何人以去，或曰，歸一公侯子弟云，

朱小大頗著美名，余未之見，然聞其纖妍俏潔，涉獵文藝，粉搯墨痕，縱橫縹帙，是李易安之流也，歸昭陽李太僕，太僕遇禍家滅，

王小大生而韶秀，爲人圓滑便捷，善周旋，廣筵長席，人勸一觴，皆膝席歡受；又工於酒糾，觥錄事，無毫髮謬誤，能爲酒客解紛釋怨，時人謂之「和氣湯」揚州顧爾邁字不盈，鎮遠侯介弟也，挾戚里之富，

往來平康，悅小大貯之河亭，時時召客大飲，效陳孟公高季式授女將軍酒正印，左右指麾，客皆極飲濫辭，有醉而逸者，銷門脫屣臥地上，至日中乃醒，時吳橋范文貞公官南大司馬，不盈爲揖客，出入轅，戟有古任俠風，書畫與鄭超宗齊名，張元清瘦輕佻，臨風飄舉，齒稍長，在少年場中，纖腰躡步，亦自楚楚，人呼之爲「張小脚」，劉元齒亦不少，而佻達輕盈，目睛閃閃，注射四筵，曾有一過江名士，與之同寢，元轉面向裏帷，不與之接，拍其肩曰，汝不知我爲名士耶？元轉面曰，名士是何物，值幾文錢耶？相傳以爲笑，

崔科後起之秀，目未見前輩典型，然有一種天然韶令之致，科亦顧影自憐，矜其容色，高其聲價，不屑一切，卒爲一詞林所窘辱，

董年秦淮絕色，與小宛姊妹行，豔冶之名，亦相頡頏，鍾山張紫淀作悼小宛詩，中一首云：「美人在南國，余見兩雙成，春與年同豔，花

推白主盟，蛾眉無後輩，蝶夢是前生。寂寂皆黃土，香風付管城，「李香身軀短小，肌理玉色，慧俊婉轉，調笑無雙，人題之爲「香扇墜」，「余有詩贈之云，「生小傾城是李香，懷中婀娜袖中藏，何緣十二巫峯女，版裏偏來見楚王，」武塘魏子一爲書於粉壁，貴陽楊龍友寫崇蘭石於左偏，時人稱爲三絕，由是香之名盛於南曲，四方才士，爭一識面以爲榮。

### 珠市名妓附見

珠市在內橋傍，曲巷逶迤，屋宇湫隘，然其中時有麗人，惜限於地，不敢與舊院頡頏，以余所見王月諸姬，并著迷香神雞之勝，又何羨紅紅舉舉之名乎，恐遂湮沒無聞，使媚骨芳魂，與草木同腐，故附書於卷尾，以備金陵軼史云。

王月字微波，母胞生三女，長卽月，次節次滿，并有殊色。月尤慧妍

，善自修飾，頤身玉立，皓齒明眸，異常妖冶，名動公卿，桐城孫武公暱之，擁致棲霞山下雪洞中，經月不出，已卯歲，牛女渡河之夕，大集諸姬於方密之僑居小閣，四方賢豪，車騎盈閭巷，梨園子弟，三班駢演，閣外環列舟航如堵牆，品藻花案，設立層臺，以坐狀元，二十餘人中，考微波第一，登臺奏樂，進金屈卮，南曲諸姬，皆色沮漸逸去，天明始罷酒，次自各賦詩紀其事，余詩所云：「月中仙子花中王，第一姮姮第一香」者是也，微波繡之於幌巾不去手，武公益婉戀，欲有爲側室，會有貴陽蔡香君名如蘅，強有力，以三十金啖其父，奪以歸，武公悒悒，遂娶葛嫩也，香君後爲安廬兵備道，攜月赴任，寵專房，崇禎十二年五月，大盜張獻忠破廬州府，知府鄭履祥死節，香君被擒，搜其家得月，留營中寵壓一寨，偶以事忤獻忠，斷其頭蒸寘於盤，以享羣賊，嗟乎，等死也，月不及嫩矣，悲夫，



王節有姿色，先歸顧不盈，後歸王恆之，甘淡泊，怡然自得，雖爲姬侍，有荆釵裙布風，妹滿，幼小戲弄，窈窕輕盈，作嬌娃之態，保國公買置後房，與寇白門不合，復還秦淮。

寇湄，字白門，錢虞山詩云，寇家姊妹總芳菲，十八年來花信違，今日秦淮恐相值，防他紅淚一沾衣，則寇家多佳麗，白門其一也，白門娟娟靜美，跌蕩風流，能度曲，善畫蘭，粗知拈韻吟詩，然滑易不能竟學，十八九時，爲保國公購之，貯以金屋，如李掌武之謝秋娘也，甲申三月，京師陷，保國生降，家口悉沒入官，白門以千金予保國贖身，跳匹馬短衣，從一婢南歸，歸爲女俠，築園亭，結賓客，日與文人騷客相往還，酒酣以往，或歌或哭，亦自歎美人之遲暮，嗟紅豆之飄零也！既從揚州某孝廉，不得志，復還金陵，老矣，猶日與諸少年伍，臥病時，召所歡韓生來，綢繆悲泣，欲留之偶寢，韓生以他故辭。

，猶執手不忍別，至夜聞韓生在婢房笑語，奮身起喚婢，自箠數十，咄咄罵韓生負心禽獸行，欲嚙其肉，病愈劇，醫藥罔效，遂以死，虞山金陵雜題有云「叢殘紅粉念君恩，女俠誰知寇白門，黃土蓋棺心未死，香丸一縷是芳魂，」

## 軼事

金陵都會之地，南曲靡麗之鄉，紈茵浪子，蕭瑟詞人，往來遊戲，馬如游龍，車相接也。其間風月樓臺，尊疊絲管，以及鬢童狎客，雜妓名優，獻媚爭妍，絡繹奔赴，垂楊影外，片玉壺中，秋笛頻吹，春鶯乍囀，雖宋廣平鐵心石腸，不能不爲梅花作賦也！一聲河滿，人何以堪，神見梨渦，誰能遣此。然而流連忘反，醉飽無時，卿卿雖愛卿卿，一誤豈容再誤，遂爾喪失平生之守，見斥禮法之士，豈非黑風之飄墮，碧海之迷津乎？余之綴葺斯編，雖以傳芳，實爲垂戒，王右軍云

「後之覽者，亦將有感於斯文」也。

瓜洲蕭伯梁，華豪任俠，傾財結客，好游狹斜，久往曲中，投轄轟飲，俾晝作夜，多擁名姬，簪花擊鼓爲樂，錢虞山詩所云：「天公要斷烟花種，醉殺瓜洲蕭伯梁」者是也。

嘉興姚壯若，用十二樓船於秦淮，招集四方應試知名之士百餘人，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，梨園一部，燈火笙歌，爲一時之盛事，先是嘉興沈雨若，費千金定花案，江南豔稱之。

曲中狎客，則有張卯官笛，張奎官簫，管五官管子，吳章甫絃索，錢仲文打十番鼓，丁繼之張燕筑沈元甫王公遠朱維章串戲，柳敬亭說書，或集於二李家，或集於眉樓，每集必費百金，此亦銷金之窟也！

張卯尤滑稽婉膩，善伺美人喜怒，一日偶觸李大娘，大娘手碎其頭上騾帽，擲之於地，卯徐徐拾取，笑而戴之以去。

張魁字修我，吳郡人，少美姿首，與徐公子有斷袖之好，公子官南都府佐，魁來訪之，閹者拒，口出褻語，且詬厲，公子聞而扑之，然卒留之署中，歡好無間，以此移家桃葉渡口，與舊院爲鄰，諸名妓家，往來習熟，籠中鸚鵡見之，叫曰：「張魁官來，阿彌陀佛，」魁吹簫度曲，打馬投壺，往往勝其曹耦，每晨朝卽到樓館，插瓶花，爇爐香，洗芥片，拂拭琴几，位置衣桁，不令主人知也，以此僕婢皆感之，貓狗亦不厭焉，後魁面生白點風，眉樓客戲榜於門曰，「革出花面篋片一名張魁，不許復入」，魁慚恨，遍求奇方灑削，得芙蓉露，治除良已，整衣帽復至眉樓，曰：「花面定何如，」亂後還吳，吳中新進少年，搔頭弄姿，持簫擻管，以柔曼悅人者，見魁輒揶揄之，肆爲詆誣，以此重窮困，龔宗伯奉使粵東，憐而振之，厚予之金，使往山中販芥茶，得息又厚，家稍稍豬矣，然魁性僻，嘗自言曰：「我大賤相，

茶非惠泉水，不可沾唇，飯非四槌冬春米，不可入口，夜非孫春陽家  
通宵椽燭，不可開眼，「錢財到手輒盡，坐此不名一錢，時人共非笑  
之，弗顧也，年過六十，以販茶賣芙蓉露爲業，庚寅辛卯之際，余遊  
吳，寓周氏水閣，魁猶清晨來，插瓶花，爇爐香，洗芥片，拂拭琴几  
，位置衣桁，如曩時，酒酣燭跋，時說青谿舊事，不覺流涕，丁酉過  
金陵，歌臺舞榭，化爲瓦礫之場，猶於破板橋邊，一吹洞簫，矮屋中  
一老嫗啓戶出，曰此張弗官簫聲也，爲嗚咽久之，又數年卒以窮死。  
歲丙子，金沙張公亮呂霖生，鹽官陳則梁。漳浦劉漁仲，雒皋冒辟  
疆，盟於眉樓，則梁作盟文甚奇，末云「牲盟不如臂盟，臂盟不如神  
盟」。

中山公子徐青君，魏國介弟也，家貲鉅萬，性華侈，自奉甚豐，廣蓄  
姬妾，造園大功坊側，樹石亭臺，擬於平泉金谷，每當夏月，置宴河

房，日選名妓四五人，邀賓侑酒，木瓜佛手，堆積如山，茉莉，珠蘭，芳香似雪，夜以繼日，恆酒酣歌，綸巾鶴氅，眞神仙中人也，宏光朝，加中府都督，前驅班劍，呵導入朝，愈榮顯矣。乙酉鼎革，籍沒田產，遂無立錐，羣姬雨散，一身孑然，與傭匈爲伍，乃爲人代杖，其居第易爲兵道衙門，一日與當刑人，約定杖數，計償若干，受杖時其數過倍，青君大呼曰，我徐青君也，兵憲林公駭問左右，左右有哀王孫者，跪而對曰，此魏國公公子徐青君也，窮苦爲人代杖，此堂乃其家廳，不覺傷心呼號耳，林公憐而釋之，慰藉甚至，且曰：「君倘有非欽產，可清還者，本道當爲查給，以終餘生」。青君頓首謝曰，「花園自某始造，非欽產也」，林公唯唯，厚贈遣之，查還其園，賣花石，貨柱礎以自活，吾觀南史所記，東昏宮妃，賣蠟燭爲業，杜少陵詩云：「問之不肯道姓名，但道困苦乞爲奴，」嗚呼，豈虛也哉？豈

虛也哉，同人社集松風閣，雪衣眉生皆在，飲罷聯騎入城，紅妝翠袖，躍馬揚鞭，觀者塞途，太平景象，恍然心目，

丁繼之扮張驢兒娘，張燕筑扮賓頭盧，朱維章扮武大郎，皆妙絕一世，丁張二老，并壽九十餘，錢虞山題三老圖詩，末句云，「秦淮姻月經蓋處，華表歸來白鶴知，」不勝黃公酒壚之歎，

無錫鄒公履遊平康，頭戴紅紗巾，身著紙衣，齒高跟屐，佯狂沈湎，揮斥千黃金不顧，初場畢，擊大司馬門鼓送試卷，大合樂於妓家，高聲自誦其文，妓家稱快，或時闌入梨園，氍毹上爲參軍鶻也，

柳敬亭，泰州人，本姓曹，避仇流落江湖，休於樹下，乃姓柳，善說書，遊於金陵，吳橋范司馬，桐城何相國，引爲上客，常往來南曲，與張燕筑沈公憲俱，張沈以歌曲，敬亭以談辭，酒酣以往，擊節悲吟，傾靡四座，蓋優孟東方曼倩之流也，後入左寧南幕府，出入兵間，甯

南亡敗，又遊松江馬提督軍中，鬱鬱不得志，年已八十餘矣，間過余僑，寓宜睡軒中，猶說秦叔寶見姑娘也，

萊愁姜如須，遊於李十娘家，漁於色，矐不出戶，方密之孫克咸，并能屏風上行，漏下三刻，星河皎然，連袂閒行，經過趙李，垂簾閉戶，夜人定矣，兩君一躍登屋，直至臥房，排闥拍張，勢如盜賊，如須下牀跪，稱大王乞命，毋傷十娘，兩君擲刀大笑曰，三郎郎當，「三郎郎當。」復呼酒極飲，盡醉而散，蓋如須行三，郎當者畏辭也，如須高才曠代，偶效樊川，略同謝傅，秋風團扇，寄興掃眉，非沈溺烟花之比，聊紀一條，以存流風餘韻云耳，

陳則梁人奇文奇，舉體皆奇，嘗致書眉樓，勸其早脫風塵，速尋道伴，言詞激切，眉生遂擇主而事，誠以驚弓之鳥，遽爲透網之鱗也，掃眉才子，慧業文人，時節因緣，不得不爲延津之合矣，十七八女郎，



歌楊柳岸曉風殘月，若在曲中，則處處有之，時時有之，予作憶江南詞，有云：「江南好景本無多，只在曉風殘月下，」思之祇益傷神，見之不堪回首矣，

沈公憲以串戲擅長，同時推爲第一，王式之中翰，王恆之水部，異曲同工，遊戲三昧，江總持柳耆卿，依稀再見，非如呂敬遷李仙鶴也，樂戶有妻有妾，防閑最嚴，謹守貞潔，不與人客交言，人客欲強見之一揖之外，翻身入簾也，亂後有舊院大街，顧三之妻李三娘者，流落江湖，遂爲名妓，忽爲非類所持，暴繫吳郡獄中，余與劉海門夢錫兄弟，及姚翼侯張鞠存，極力拯之，致書司李李螻菴，僅而得免，然亦如嚴幼芳劉婆惜，備受箠楚決杖矣，三娘長身玉色，倭墮如雲，量洪善飲，飲至百觥不醉，時辛丑中秋之際，庭桂盛開，置酒高會，黃蘭巖方邵村，及玉峯女士馮靜容偕來，居停主人金叔侃，盡傾家釀，分

曹角勝，轟飲如雷，如項羽章邯鉅鹿之戰，諸侯皆作壁上觀，飲至天明諸君皆大吐，靜容亦吐，髻鬟委地，或橫臥地上，衣履狼藉，惟三娘醒，然猶不眠倚柱樹也，蘭巖賈其餘勇，尙與翼侯喝拳，各盡三四大斗而別，嗟乎，俯仰歲月之間，諸君皆埋骨青山，美人亦棲身黃土，河山邈矣，能不悲哉！

吳興太守吳園次，弔董少君詩序，「有云：『當時才子，競著黃衫，命世清流，爲牽紅線，玉臺重下，溫郎信是可人，金屋偕歸，汾國遂成佳婦，』是時錢宗伯作于節度，劉漁仲爲古押衙，故云云爾，辟疆老矣，一覺揚州，豈其夢耶？

李貞麗者，李香之假母，有豪俠氣，嘗一夜博輸，千金立盡，與陽羨陳定生善，香年十三，亦俠而慧，從吳人周如松受歌，玉茗堂四夢，皆能妙其音節，尤工琵琶，與雪苑侯朝宗善，閩人兒某者，欲內交於

朝宗，香力諫止不與通，朝宗去後，有故開府田仰，以重金邀致香，香辭曰：「妾不敢負侯公子也，」不往，蓋前此闍兒恨朝宗，羅致欲殺之，朝宗跳而免，并欲殺定生也，定生大爲錦衣馮可宗所辱，雲間才子夏靈胥，作青樓篇，寄武唐錢漱廣，末段云：「二十年來事已非，不開畫閣鎖芳菲，那堪兩院無人到，獨對三春有燕飛，風弦不動新歌扇，露井橫飄舊舞衣，花草朱門空後閣，琵琶青冢恨明妃，獨有青樓舊相識，蛾眉零落頭新白，夢斷何年行雨蹤，情深一調留雲迹，院本傷心正德詞，樂府銷魂教坊籍，爲唱當時烏夜啼，書第淚滿江南客，」觀此可以盡曲之變矣，悲夫，

附題謝時臣盒子會圖

沈石田盒子會辭，并序云：南京舊院，有色藝俱優者，或二十三、三十姓，結爲手帕姊妹，每上節，以春槩巧具殺核相賽，名盒子會，凡得

奇品爲勝，輸者罰酒勝者，中有所私，亦來挾金助會，厭厭夜飲，彌月而止，席間設燈張樂，各出其技能，賦此以識京城樂事也，平樂燈宵鬧如沸，燈火烘春笑聲內，盒匱來往鬪芳隣，手帕綢繆通姊妹，東家西家百絡盛，妝殼釘核春滿檠，豹胎間挾鯉水脆，烏欖分攬椰玉生，不論多同較奇有，品裏輸無到陪酒，呈絲逞竹會心歡，哀鈔裨金走情友，鬨堂一月自春風，酒香人語百花中，一般桃李三千戶，亦有愁人隔牆住，

# 跋

今世亦有狹斜，其所以不足動人深長思者，良以雅俗之分耳。其或稍涉風騷，略通琴弈，猶將痛惜而矜憐之，矧其爲才技兼優，人文雙擅者乎？然此非天之生材獨殊，其所以致之必有由也，果能重返舊觀乎？余日夜企之矣！心齋居士題

劉漁仲爲古押衙，故云云爾，辟疆老矣，一覺揚州，豈其夢耶？余甲申以前詩文盡皆焚棄，中有贈答名妓篇語甚多，亦如前塵昔夢，不復記憶，但抽毫點註，我心寫兮，亦泗水潛夫，記武林舊事之意也，知我罪我，余烏足以知之。

## 後跋

狹邪之遊，君子所戒，然謝安石東代攜妓，白香山眷戀溫柔，一則稱江左風流，一則稱廣大教化；因偶適其性情，亦何害爲君子哉！唐有處士李戡者，痛惡元白詩，謂其纖豔不遑，淫言嫖語，入人肌骨，不可除去。秀鐵面亦訶黃魯直作爲綺詩，當墮泥犁地獄，余之編斯記也，將毋爲李處士所詬，秀鐵面所訶乎？然管仲相桓公置女閭七百，徵其夜合之貲以富國，則始作者其爲管仲乎？孟子之卑管晏有以哉！有以哉！吳興太守吳園次弔董少君詩序有云，當時才子，競著黃衫，命世清流，爲牽紅線，玉臺重下，溫郎信是可人，金屋偕歸，泝國遂成佳婦，時錢虞代作節度，





附錄陳文述退菴秣陵集二則

秦淮感鄭妥娘事

鄭如英，字無美，小名妥，如皋冒伯慶，集無美及馬湘蘭趙今燕朱泰玉之作，爲秦淮四美人詩。錢牧齋採其詩入閩集，所云：「閒開閩集教孫女，身是前朝鄭妥孃」是也，孔東塘桃花扇樂府，過事醜詆，因爲正之，

傳世詩篇總擅名，當年誰似鄭如英，流傳閩集今猶在，何處青溪繞石城？牧齋詩選以青樓詩入閩集，

羅袂春寒絕妙辭，桃花紅溼雨絲絲，詞人月旦真無定，雪嶺纔登又墨池。如美閩怨詩，曲曲迴鄭十二闌，風飄羅袂怯春寒，桃花帶雨如含淚，只恐多情不忍看，

回首鶯花舊院春，板橋流水碧鱗鱗，祇應水繪園中客，解說秦淮四美

人。

孔雀荒菴易夕曛，消愁何處酒微醺？雙趺何與詞人事？也唱當年白練

裙

酒是消愁物，能消幾個時，馬湘蘭句也，白練裙樂府，鄭應尼爲湘蘭作，

### 青溪訪顧眉生眉樓遺址

顧媚，字眉生，又名眉，莊妍靜雅，風度超羣，通文史，善畫蘭，追步馬守眞，而姿容勝之，所居曰眉樓，在青溪桃葉間，歸合肥龔芝麓尙書，乞畫者動盈篋笥，款署橫波夫人是也，尙書入國朝，元配童夫人，以曾受封明代，不肯膺兩朝封典，眉乃改姓徐氏，受夫人封，尙書有白門柳傳奇行於世，事詳板橋雜記，及定堂青詩集，

織棹青溪水閣頭，居人猶說舊眉樓，春山何處窺明鏡？新月依然上玉鈞，身世滄桑悲永逝，閨房福慧悔雙修，含光同被虛聲誤，皖水虞山

一樣愁，謂河東君，

鈕玉樵瑋觚賸一則

合肥宗伯，寵顧夫人名媚，性愛狸奴，有字烏員者，日於花欄繡榻間，徘徊撫翫，珍重之意，踰於掌珠，飼以精粲嘉魚，過饜而斃，夫人惋悒累日，至爲輟箸，宗伯特以沈香斲棺瘞之，并延十二女僧，建道場三晝夜，

葉衍蘭南雪秦淮八豔圖詠一則

李香字香君，秦淮名伎也，身軀短小，膚理玉色，丰神俊婉，調笑無雙，人名之爲香扇墜，性知書，俠骨慧眼，能鑒別人物，艷名噪南曲中，四方才士，爭以一識面爲榮，侯生朝宗赴試白門，一兒兩相慕悅，邀生爲詩，而自歌以償，初阮大鍼以閹黨論城旦，屏居金陵，爲清議所斥，欲攻之，陳定生吳次尾，實首其事，

兩人與生至交，大鍼欲藉生爲解，倩人日載酒食與生遊，爲香備妝奩及纏頭貲甚鉅，香詢知爲大鍼意，悉卻之，大鍼怒，欲殺生，生亡去，香送之桃葉渡，歌琵琶記以示意，生去後，大鍼繩香於故開府田仰，以三百鍰邀一見，香拒之力，田使人刼取未果，福王卽位南都，徧索歌妓，香被選入宮，南都亡，隻身逃出，後依卞玉京以終，當生與香定情之夕，以宮扇一持爲贈，生去，香把玩不離手，田使刼往時，香墜樓不死，血痕濺扇上，楊龍友就血點添寫枝葉，爲折枝桃花，香覓人以扇寄生，生感之，爲作李姬傳，孔云亭譜桃花扇傳奇記其事，

拜鴛校刻板橋雜記工既竣，余偶閱陳氏秣陵集，鈕氏觚觿，葉氏秦淮八豔圖詠，其間遺聞逸事，多有雜記所不載者，爰爲附錄於右，他時續有所得，當一并錄入，雖屬軼生之好事，足資風月之

雅談，倘荷海內同志，廣爲徵引，匡我不逮，則幸甚，宗疇附誌

板橋雜記  
附錄

# 續板橋雜記

珠泉居士

秦淮古佳麗地，自六朝以來，青溪笛步間，類多韻事，泊乎前明，輕煙澹粉，燈火樓臺，號稱極盛。迨申酉之交，一片歡場，化爲瓦礫，每覽板橋前記，美人黃土，名士青山，良可慨已！迺承平既久，風月撩人，十數年來，裙屐笙歌，依然繁艷，詎江左流風，於今未艾；抑山溫水軟，良由地氣使然歟？

前明河房，爲文人讌遊之所，妓家則鱗次舊院，在鈔庫街南，與貢院隔河遙對，今自利涉橋至武定橋，兩岸河房，麗姝櫛比，有本幫蘇幫揚幫之稱，雖其中妍媸各別，而芬芳羅綺，嘹亮笙歌，皆足使裙屐少年，迷意蕩志也！

自利涉橋東，爲釣魚巷，至水關臨河一帶，亦麗者所居，地稍靜僻，每有名姬，心厭塵市，擇此居之，然自夏初水長，以迄秋中，遊艇亦復絡繹不絕。

由文德橋而西，爲武定橋。迤西至新橋，亦有河樓，地處西偏，遊踪暫至，故卜居者少，至白塔巷王府塘處諸室宇湫隘，類皆卑屑所居，不敢與水榭頡頏，聞亦間有麗人，余則未之見也。

貢院與學宮毗連，院牆外爲街，街以南皆河房，無值賓興之歲，多士雲集，豪華者挾重貲，擇麗姝僑寓焉，寒素之士，時亦挈伴間遊，尋蓮訪藕，好風引夢，仙路迷人，求其獨清獨醒，殆什無二三也。

秦淮河鑿自祖龍，水由方山來，西流沿石城達於江，當春夏之交，潮汐盛至，十里盈盈，足恣遊賞，迨秋季水落，舟楫不通，故泛舟者始於初夏，訖於仲秋，當夫序屆天中，日逢竹醉，

「月十三日，傾城出遊，駁端午尤盛，

遊船



數百，震盪波心，清曲南詞，十番鑼鼓，騰騰如沸，各奏爾能，薄暮須臾，燭籠炫耀，簾幕畢鈞，倩粧倚欄，聲光繚亂，雖無昔日燈船之盛，而良辰美景，樂事賞心，洵昇平氣象也！

秦淮河船，上用蓬廠，懸以角燈，下設迴欄，中施几榻，盤盃尊疊，色色皆精，船左右不設窗寮，以便眺望，每當放船落日，雙槳平分，撲鼻風荷，沁心雪藕，聆清歌之一曲，望彼美兮盈盈，真乃縹緲欲仙，塵襟胥滌矣。

清溪一曲，銷夏最宜，而遊目騁懷，春秋亦多佳日，至於冬令，朔風如刀，招招者絕迹矣，然促坐圍爐，淺斟低唱，作暖寒會，正不減羅浮夢中。

茶寮酒肆，東則桃葉渡口，西至武定橋頭，張幕挑帘，食物具備。諸名姬又家有廚娘，水陸珍奇，充盈庖室，倉猝客來，咄嗟立辦，燕飲

之便，莫過於斯。

院中雖各分門戶，而去此適彼，轉徙無常，是以姊妹行亦隨時更易。間有親生子女，一門團聚者，大概土著居多，若乃買雛教歌，認爲己女，待客梳櫛，受侑者其名，愛鈔者其實，嘗有一女而上頭數次者。儻父大賈，無難欺以其方，使彼慳囊頓破也。

河亭設宴，向止小童歌唱，佐以絃索笙簫，年來教習女優，凡十歲以上，十五以下，聲容並美者，派以生日，各擅所長，粧束登場，神移四座，纏頭之費，十倍梨園，至於名妓仙娃，亦各嫻法曲，非知音密席，不肯輕嚶歌喉，若寄生草翦靛花，淫靡之音，乃倚門獻笑者歌之，名姬不屑也。

日初過午，賣花聲便盈街市，茉莉珠蘭，提籃挈榼，不異曼翁前記所云，近更綴以銅絲，幻成魚籃飛鳥，可以懸諸帳中，比及昏黃，則雪

花齊放矣，酒醒夢迴，芳馨橫溢，和以氣肌臍澤。如遊衆香國中。

院中衣裳粧束，以蘇爲式，而彩裾廣袖，兼效維揚，惟睡鞋用之者少，余見河房諸姬，咸以素布製爲小襪，似膝袴而有底，上以錦帶繫之，能使雙纏不露，且竟夕不鬆脫也，其履地用方頭鞋，如童子履而無後跟，卽古鞞鞋遺製，燈影下曳之以行，亦復千于有致，至於抹胸，俗稱肚兜，夏紗冬縐，貯以麝屑，緣以錦縑，乍解羅襟，便聞香澤雪膚絳襪，交映有情，此尤服之妖者。以上紀遊秦淮名姝，首推二湯，二湯者本郡人，以九十行稱，孿生姊妹也，熊度則楊柳晚風，容華則芙蓉曉日，並翠眉而玉頰。各盧瞳而頰脣，乍見者如一對璧人，無分伯仲，注目凝睇，覺九姬靨輔微圓，左手背有黑痣一小點，可識別也，早墮風塵，從良未遂，闔戶數十指，惟賴二姬作生涯，雖車馬盈門，不乏貴游投贈；而纏頭到手輒盡，居新橋之牛市，臨流數椽，湫隘已甚

余曾於辛丑夏初，邂逅一晤，今秋往訪，適爲勢家招侑觴，不復謀面。聞之桐城孫楚儂云云：二姬窮愁日甚，雖年纔二紀；而消瘦容光，較初破瓜時，以十減六七矣！然三分丰韻，尙堪領袖秦淮也，嗟乎，人美如玉，命薄於雲，如二姬者，殆以秦淮遭造物之妬歟？

楚儂人語余云，桐邑楊米人，曾爲二姬作雙珠記傳奇，情文並茂，惜尙祕之枕函，余未得而讀之。

朱大，蘇州人，身體弱小，人戲以朱骨稱之。蓋細骨輕軀，踐塵無迹；倘舞迴風，當挽留留仙之裾也；鬢髮如雲，明眸似水，驟與之遇，神光陸離，在儕輩中，齒稍長矣；而風度高雅，無折腰齟齬習氣；故文士樂與之游。隨園主人，過江耆宿也！遂初旣賦，寄興掃眉，雅與姬善，蒼髯紅粉，嘗相對於銀燈綠酒之間。余於庚辛兩度抵甯，時一過從，淪茗清談，目爲豔友；惜近以病廢，退居僻巷中，生計蕭然，

無復過問者；「芙蓉綠水秋將老，鸚鵡金籠語可憐，」舊日繁華，不堪回首矣！姬有女，年方十歲，教以歌曲，不肯發聲，自言願歸里門，織布爲業，余聞之歎曰：「此大知識之女也，宜成其志，」姬亦以余言爲然！

徐二，江陰之青陽鎮人，本姓張，乳名銀兒，年十七，適同里徐權，田舍郎不解溫存，大有駿馬馱癡之感，權又性耽逸樂，不願力田，感於匪人，夫妻偕赴吳門，轉徙秦淮，作脂粉生活，性情豪邁，不屑效倚門倡，與人較錢帛，非心之所好，卽誘以多金，弗顧也。余遊金陵，首與姬晤，雪膚花貌，豐若有餘；而裾底弓彎，却又瘦不盈握，贈以詩：有「一泓秋水雙鈎月，洗盡秦淮爛漫春，」之句，見者謂非虛譽！先是姬賃居洞神宮前馬嫗家，斗室兩間，殊苦窄陋，且爲僮父所侮，不安厥居，余傾囊仗助，並糾同志，爲卜居於城北細柳巷中，此

庚子七月事間也。明年春，余再抵白門。姬又遷上邑之娃娃橋，嗣余舊館崇川，聞爲無良速訟，移家維揚，壬寅仲冬，便道過訪，雖座上客滿，不異曩時；而風雨飄飄，漸覺朱顏非昔矣！逮今秋載造其廬，則已舉家赴淮，託言索逋；實乃生計蕭索，意欲別揀枝棲；聞其瀕行，猶倩人至周稼軒墓中，詢余近狀，蓋賦情特甚焉！爲誦家杲邨詩云：「倩山憔悴卿憐我，紅粉飄零我憶卿，」殊覺今昔同情，不勝慨嘆。姬幼工技擊，不輕示人，余曾乘其薄醉，強一試之，矯若猿飛，疾同鳥落，騰躍半炊許，觀者咸目眙神驚；姬一笑斂身，依然尋常旖旎也。姬在娃娃橋時，有本郡人張一，寄居姬家，鉛華不御，橫波流光，雅有嬌憨之態；惜翻雲覆雨，愛憎無常，逐水桃花，未免稍輕薄耳！

王秀瑛，小名愛兒，父母皆蘇州人，生於金陵，遂家焉。適伶人張七

以母命，非本志也。姿首清妍，舉止閒雅，不樂與姊妹行爲伍，所居鈔庫街西，閑閣幽深，儵然絕俗。有僮父某，以白金四十啗其母，謀一夕歡不可得；惟二三知己，相對永夕，杯茗清談，鮮及於亂；遇緩急，貲相助，不望報也。其情性矜尙如此！余友周子稼軒孫子楚儂皆與善，嘗語余云，姬非五鼓不眠，非日中不起，早飯晌午，晚膳三更，習以爲常，不能改也，自奉甚薄，宴客必豐，盛服盈筓，弗以被體。能鼓琴，善南北曲，非興會所至，雖素心人不克強之發聲，是蓋青樓中最有品者！然終以不得其所，鬱鬱多病，楚儂賦詩云：「我本飄萍卿斷梗，白門同是月殘時，姬爲涕泣久之！有妹曰二姑，沈靜寡言笑，高自位置，亦大有姊風。」

董三，蘇州人，肌膚不甚白；然而天然韶令；雖粗服亂頭，自有一顧傾城之致，余戲以「墨牡丹」名之，惜遇人不淑，擘海飄零，所得纏

頭，盡償傳債，眉黛間常有恨色，同居二人，長董大，眼光如醉，次董二，姿亦白皙，然以視三之風韻嫣然，不覺瞠乎後矣！

張玉秀，行大，蘇州人，隨其母寄居江寧，眉目軒爽，舉止大方，巾幗具鬚眉之氣，少時楚省吳公子見而傾倒，出數百金梳櫛之，爲歡匝月，公子就官浙東，未半載卒於署，僕從雲散，宦橐蕭然，旅櫬不得歸里，姬聞之，立出篋中貲，遣人赴浙，扶柩西旋，舟過江關，素服哭臨，呼號欲絕，遂於江口招提，廣集緇流，禮懺二晝夜，傾貲命其家人，伴送至楚，爲之營葬而返，以此俠聲振一時，辛丑歲，狎客朱元官，爲余道其爭甚悉，余嘗一再詢之，淚皆熒熒，隱有「母也天只」之恨，時別許作一傳，荏苒三載，未暇踐言，今秋過訪，已於六間從良矣，問之鄰姬有，言名同邑名士鄒生，年甫三旬，絃斷未續，偶與姬晤，姬知其高世才也，贈以所蓄纏頭，易金奉母，飄然長往，茲聞



倡隨相得，筆耕針繡，稱嘉耦焉！吁，異哉，姬之所爲，殆有大過人之才識，而濟以豪俠果斷者，不圖於青樓中得之！余既深嘉其志，且喜其得所歸也，爲之綴序其事，以償夙諾云，聞姬善崑曲，有崩雲裂石之音，其繼妹張二，弱質纖妍，亦嫺詞曲，姬有義女名雙福，年十一，白皙聰俊，與姊鳳兒，並工戲劇，余於王氏水閣，聽演尋親記跌包一齣，聲情並茂，不亞梨園能手，鳳兒年十三，亦姬義女，自姬從良後，其母尙賴三人作生計焉。

郭三，名心兒，丹陽人，父早亡，及笄之歲，母感媒氏言，誤字維揚郭某，成婚未幾，竟以脅誘，墮入風塵，年十九，移家金陵之桃葉渡，妖冶傾一時，向來秦淮以蘇幫爲文，揚幫爲武，姬雖產於雲揚，而來自邗江，遂爲揚幫翹楚，時人戲以「武狀元」目之，所交好皆達官貴人，及文士負盛名者，趕熱郎未易得見顏色！余曾於辛夏邂逅河亭，

頤而婉，豐而逸，素肌纖趾，溫乎如瑩，於今三年，姬齒二十有六，而盈門車馬，不減當初；余友季子影生甚與善，嘗爲余言，姬賦性豪爽，重意氣，善知人，無門戶習，至於媚骨天生，更不待擇新采異也！贈以短句四章，有云：「醉聞嬌喘聲猶媚，暖熨豐肌汗亦香，漫道司空渾見慣，溫柔只合喚仙鄉」皖桐光漱六孝廉，聞而擊節，以詩寄余，有「傳來好句惟卿兩，解識芳心共我三」之句，時孝廉在上洋戟署也，姬有義女曰小姑，揚州人，忘其姓，年纔十七，長眉掩鬢，笑靨承顧，鞞袖曳裾，風流秀曼，亦後起之雋也！

王四，本郡人，蘭姿玉質，秀韻天成，性喜清幽，雖在風塵，常深自祕匿；不甚見客，所居月波水榭，綺窗錦幙，不染纖埃，几榻尊彝，位置俱極楚楚；入其室者，如別有洞天，幾六門以外之甚囂塵上也！施四，蘇州人，窈窕秀弱，眉目含情，唇一點小桃英，趾雙翹瘦於蓮

瓣，年雖稍長，調笑無雙，殆疑兩集所詠「豐容工泥夜，情味勝雛年」者也，松陵某尹曠寵之，攜居胥江別館，三載後復歸秦淮，

徐九，揚州人，早負盛名，惜余未之見，孫楚儂贈以詞云：「簾前記執纖纖手，中堂細酌盈盈酒，語軟情溫，惆悵巫山一段雲，背人特地留儂住，驚風又拂衣衫去，無悶無愁，萬喚千呼不轉頭，」又云：「驚春正帶邗江權。悲秋始返金陵道，此日相逢，疑是飛瓊下碧空，茜裙半掩榴花飾，雲鬟低亞胭脂赤，相對多情，只少些兒畫不成，」近聞已歸吳江某明府公子爲側室，甚有寵云。

唐小，本郡人，住槽坊巷，年方及笄，品貌雙絕，綺閣深藏，俗子未易謀面，善歌能飲，解誦風詩，每一掉文，如匡說解頤，不數鄭家婢泥中之對也！其大婦曰嚴三，齒長於姬，而姱容修態，堪與頡頏，亦緣位置自高，羞與曲中人伍，人罕見之。

謝玉，字楚楚，本郡人，年十六，肌理玉雪，秀慧絕倫，與其母居釣魚巷中，善南北曲，嬌喉一嚀，飛鳥遏音，母珍同掌珠，欲得佳子弟字之，玉亦自矜聲價，不屑作尋香人，雖給侍讌遊，猶虛屏山之夢也！

趙小，字靜芳，江陰人，中人姿耳，有紈袴子昵之，一時獻諛者，遂有「文狀元」之號，余觀其人，沈默寡言，無輕挑氣習，要亦善自修飾，不隨俗波靡者！

許壽子，本郡人，年逾二紀，舉止風韻，儼如閨閣中人，有張生某夙與善，生以筆耕爲業，而未有家室，歲入悉以遣姬，旣而生以失館旅居，饗殮不繼，姬招致之，日用皆取給於姬，衣履亦姬親製，繼復爲宛轉營謀，得膺某邑侯之聘，館穀豐美，瀕行時，姬置酒祖餞，生戀戀不忍別，姬於酒半，忽抗聲謂生曰：「青樓中那有情好，所綢繆

者錢耳；君留戀烟花，罔思自立，浪遊數載，如夢如泡；今年已三旬；一誤豈容再誤；自茲以往，君當絕迹狹邪，亟圖嘉耦，妾不能終事君，亦不願繼見君，如問君勿復來，亦無復以妾爲念也，一言已歎歎，泣下如雨。生大感慟，卽振策去，嗣聞就館三年，積貲頗厚，且娶妾生子，不負姬別時所囑云！先是有潤城某公子，慕姬名，策騎過訪，適姬所賃屋，爲主者別售，迫令徙居，某立出千金，購以贈姬，至今青溪豔稱之！

徐二寶 本郡人。居釣魚巷之上街，其夫爲梨園領袖，姬於儕偶中年最長，余相識時，已不作脂粉生涯，然素服淡粧，自然幽雅；徐娘雖老，尙有風情也！皖桐漱光六孝廉，夙與之善，有無錫秦姬者，與姬有葭莩親，向居丁字簾前，庚子秋復自梁溪來，寄居姬家者匝月，余因徐姬得識秦姬，雖齒加長矣，而纖腰躡步，婉媚愁人，亦此中翹楚

也！

徐壽姐，杭州人，適維揚徐某，僑寓秦淮，年已二紀，儻逸風流，妙解音律，同居數姬，並善度曲，余嘗避暑河亭，壽率諸姬，柳陰列坐，絲肉競發，雲委塵飛，靜聆移時，宛在□虛□也。

馬四，蘇州人，身軀弱小，明眸善睐，膚如凝脂，殆江淹賦所云。「氣柔色靡人，一惟雙趺不堪纖妍，常鞞小刀鞋，俗名掩作忙促狀，是其微疵，

王二，蘇州人，早墮風塵，由秦川轉徙金陵，余於庚夏相晤於熊氏河亭，容貌亦自娟妍，第苦貧乏不能自存，贈以貲日爲延譽，得漸生色及辛歲抵甯，則被服麗都，座客常滿矣！綈袍雖在，已無戀戀故人之色，余急面詰之，姬面發頰，一座粲然，姬有妹曰鳳姐，年方十齡，致亦楚楚，教之歌曲，發音清妙，起合自然，詢美材也！

湯四湯五，揚州人，姿首皆明豔，而四姬尤柔曼豐盈，余嘗戲之曰：

「子好食言而肥歟，」姬不解，誤以言爲鹽，吳音言鹽相似。率爾對曰：「吾素

不嗜鹽，」聞者絕倒，

陳小，江北人，向居王府塘董二家，後徙潘家河房，年及破瓜，眉目疎朗，鬢輔間幾點微麻，天然媚麗，余同鄉邵子蛾堂與之善，語余云，姬姿致亦猶人耳，所絕勝者，一痕酥透，雙蕾含春，觸手溫柔，不待斜照銀燈，驚誇瑞雪也，董二，本郡董禿之女，年十五六，亦有微麻！白皙瑰逸，王府塘魁首也。

金二，本姓丁，蘇州人，居釣魚巷，豔名頗著，余於庚夏曾一遇之，明眉慧眼，纖趺柔腰，幾欲傾其流輩，惜兩顴微高，婉容稍減，有某公子者，甚與善，珠玉錦繡，稠疊贈遺，嘗於一月中費金千計，兩情膠漆，引喻山河，秋以爲期，絲蘿永託，聞者咸謂金姬能博公子歡，

慶將來得所歸；公子亦喜得阿嬌，擬以金屋貯之，一日公子啓扉而入，闔其無人，詢之鄰嫗，則姬於前夕盡室以行，不知所往，公子疑信半參，書空咄咄，偵騎四出，踪緒杳然，悲憤填膺，一病幾殆，噫，青樓薄倖，如金姬者其尤哉！

高四，太倉州人，居東水關，頰身玉立，情致嬌憨，皖桐家萼秋，一見傾倒，或云姬向與某丞善，丞乃富於貲而蠢俗不韻者，萼秋力辯其誣，謂俊慧如姬，必能擇人，贈以詩，有云：「文君自解憐司馬，碧玉何曾嫁汝南，」可謂情癡矣！乃萼秋盡傾橐中金，卒以不歡而散，迨次年秋萼秋，領鄉薦，鹿鳴宴罷，緩轡過之，姬慚沮，閉戶以疾辭，竟不出見。

周四，又稱梁四，蘇州人，年逾三十，風韻猶存，善彈琵琶，名著青溪桃葉間，有兩女，二大官貌不甚美，而演劇頗佳，十餘齡耳，已識曲



中三昧，同時小女伶，有周玲，

乳名姐官，字瑟，蘇州人。

方全

後改名璣，字璣，江陰人。

吳雙福

張大義女。

汪銀兒，胡四喜，秦巧姐等，

皆蘇州人。

並工院本，而周玲實創厥始，四喜

獨冠其曹，鑑湖邵子升岩，嘗語余云：周玲之尋夢題曲，四喜之拾畫

叫畫，含態騰芳，傳神阿堵，能使觀者感心嫵目，迴腸蕩氣，雖老伎

師，自歎弗如也！

以上紀麗品。

聞之金陵父老云：秦淮河房，向雖妓者所居，不過數家，開宴延賓，亦不恆有，十餘年來，戶戶皆花，戶花是玉，冶遊遂無虛日，丙申丁酉夏間尤甚，甲南門橋迄東水關，燈火遊船，銜尾蟠旋，不覩寸瀾，河亭上下，照耀如畫，諸名姬家，廣筵長席，日午至丙夜，座客常滿，樽酒不空，大約日糜千金，眞風流之藪澤，烟月之作坊也！余遊金陵，在庚辛之交，已不及爾日繁華，名姝如朱素貞劉大輩，皆如石氏飄風，退爲房老矣；而風月平康，今猶視昔，至五月初五十三兩日，

遊船之盛，正不減曩時也。

珠市地近內橋，已爲市闌，舊院則廢圃數十畝而已，中山東花園，僅存其名，故址不可復覩，迴光鶯峯兩寺，亦金碧剝落，香火闕如，至長板橋，尤泯沒無迹，詞之故老，漫指曠野中石橋以應，無從辨其非，因誦「西風殘照，楊柳彎腰，」之曲，覺當時尙有秋水一泓，茲則盡成平陸，亦劫塵之小變也夫！

明初於聚寶石洗西關諸處，建輕烟澹粉梅妍柳翠等十四樓，以聚四方賓客，凡搢紳宴集，皆用官妓，與唐宋不異，宴振之金陵元夕詩所云，「花月春風十四樓」也；今諸樓皆廢，遺址無存，長千里一帶室廬，亦盡成塵市，鴛湖朱竹垞先生秦淮舟中詩云；「聞道秦淮樂未闌，小長干接大長干，桃根桃葉無消息，腸斷東風日暮寒，」吾湖東林陳蘭谷先生亦有詩云：「輕烟澹粉亂棲鴉，重過城南舊狹邪，不爲東風賒

美酒，怪渠吹盡六朝花。」

沉香街卽鈔庫街，在貢院對河，相傳嘉興項子京焚所製沉香床，香經四五日不散，因以名街，余謂章臺中原少情種，然千金買笑，期月便忘，絮薄花浮，毋乃太甚；快哉項生，酒半抗聲，裂衣槌牀，一吐胸頭惡氣，足令此輩愧生顏變矣，乃街之名由此而傳，則又妓之不幸、而街之深幸也夫！

桃葉渡在青溪曲處，渡頭坊表，金碧煥如，每當夕照西沉，酒舫喧闐，與競渡聲相間，對岸爲御河房，相傳前明威武南巡，曾經駐蹕，水榭外垂柳千絲，拖烟漾月，暑窗徙倚，清風徐來，不待帷展紫綃，始消塵煥也，丁字簾前，厥名舊矣，今利涉橋之西，水榭三間，最爲軒翥，玉筋篆額，尙懸楣間，縱非當日故居，當亦相去不遠，桃花扇傳奇云：「桃根桃葉無人問，丁字簾前是斷橋，」可證也。

秦淮遊舫，不施窗幕，彼姝鮮乘舟者，競渡則有樓船，進自水西門，浮几紗窗，拂拭楚楚，名姬三五，載酒嬉遊，簾影衣香，隨風搖曳，余於辛丑夏五，猶及見之，嗣以當事者禁之而止。

端午龍舟，傾城遊賞，極一時之盛矣！中元節，爲盂蘭集福會，諸名姬家，皆禮織設齋，虔修佛事，好事者則於河流放水燈，隨波熒熒，頗堪寓目，至中秋後夕，壘几爲臺，陳設香菓，喧闐鼓吹，宴樂連宵；或踏月嬉遊，逢橋打瓦，亦歡場韻事也！

河亭徙倚，以永朝夕，不須倚翠偎紅；自可嬉怡忘倦，余於今秋寓居王氏水榭，每晨起盥櫛初畢，卽聞鄰女教歌之聲，風外悠揚，使人意遠，至日亭午，遊艇如梭，呈絲逞竹，入夜則燈光煥發，爆竹喧阗，間偕雲陽校書，掀簾憑眺，爇香啜茗，娓娓清言，幾忘涼月之西沈也！

市井方言，名姬不屑道，間有一二語，在章臺間習聞之，如「這也不該提，那也不必，」是也，年年忽尙一少字，每詢以事之隱諱者，輒矢口而答曰少，余嘗戲作集句曰：「這也不該提，那也不必了，白晳誰家郎，魂斷一聲少；」

「受郎珍惜只儂知，難忘霞侵月滿時，最是將歸猶未忍，阿母傳語怪來遲，」此疑兩集中王次回贈左卿詩也；庚子八月十日，余在江陰徐校書家，亦嘗竊取其詞以記事云；「受儂珍惜感儂癡，最是霞侵月滿時，虛說並頭蓮子好，個中苦意只卿知，」

同鄉沈子潔夫語余云，長洲詹孝廉湘亭，於今春應試白門，昵梁四養女馨兒，有扇底新詩六十首誌其事，其友王鈇夫，賦誌夢詩五十章和焉，馨故吳人，謀歸吳以事詹，志未諧而卒，詹哀之，以三百金市其柩，歸葬於虎阜再來亭之西隅，祁昌司鐸沈蕢漁，爲譜千金笑傳奇，

詹王兩君詩冊，暨蕢漁傳奇，潔夫皆親見之，能誦其略，惜余後至，未睹爲憾，潔夫又云，同時有趙藥老，與磬女弟荷兒狎，荷以馬湘蘭小影贈之，亦韻人也！茲已從良矣，吁！清溪不少名姝，何四條絃家，獨多佳話耶？

有賣花馬嫗者，蘇州人，住洞神宮前黑廊下，年四十餘而寡，日於河房中送花爲業，子媳一人，並工手藝，所居前空屋兩楹，常供客館，鄰寓有陳生某，家本越中，浮踪白下，值歲除，主人以生夙逋無償，迫令他徒，生請以五日爲期；意將遷延卒歲，而主人不可，發聲徵色，生負氣出門，進退無所。躑躅於利涉橋上，將爲抱石之謀，適嫗自橋南送花歸來，見生倚欄子立，神氣頹喪，迥異平時，疑而詰問，生若罔聞，詞色間轉似憎嫗饒舌者，嫗益駭惑，強攬其袂以歸，研詢多時，始得其實，嫗喟然曰：「子誤矣，以子之貌，當非久困者，何識

短智淺，遽不欲生，妾雖貧，猶能爲力，所負鄰寓房膳若干金，卽當代爲措償，今夕移寓妾居，度此殘歲，俟有機緣，再圖他適可也，一言已，便詣鄰居告以故，攜取行李而返，生感其情，卽爲棲止，迨次年，生汲引乏人，仍無安硯之所，食用皆仰給於嫗，嫗積久無倦容，亦無德色，偶有嘉肴名菓，必先奉生，子及媳咸服事唯謹，嗣生妻物故，子以覓父來甯，嫗知生無以爲家，復百計張羅，爲其子納婦，卽於鄰左賃屋以居，生父子幾忘旅人之困焉，後年餘，生始就邗江一巡司幕席，挈之偕往，無多歲入，僅給饗殮，淮陰一飯之酬，尙將俟諸異日也！同時有潘嫗者，亦蘇人，子三，咸習梨園，伯仲居河房，在文德橋西，季則家於白塔巷，相距里許，嫗往來兩地，日以爲常，橋北有八角碑亭，乃必經之路，某歲除夕，嫗自河榭歸，出門數武，見有儒衣冠者，投纜於亭角，疾呼家人，解救獲甦，時已昏暮，

昇歸河亭，詢其姓氏，則張生名某，籍隸浙西，亦緣賦閒，僑寓壽聖菴中，負西客百餘金，歲暮莫償，而客坐索不去，生不得已，謬以告貸他出，至此自經，嫗聞之笑曰，負欠不過百餘金，齷齪守錢奴，何偏人太甚耶？立傾篋出金償西客，且送生歸寓，勸慰良殷，改歲後，復不時餽遺，已而生就館西江，依依惜別，嫗誓不望報，敦促啓行，迄今音問不絕，如親串焉，二事皆得之雲間袁子繼香所述，余於二嫗，猶及見之，一賣花，一豢妓，而濟困扶危，各具一副俠腸，大爲窮途生色，孰謂若輩中無人物耶？爰採入軼事以傳之，且以風彼鬚眉，鑽研錢孔，曾二嫗之不若者！

秦淮雜詩，自漁洋山人後，作者如林，美不勝錄，近時吾郡徐雨亭先生溥，著有竹枝詞十首，質而弗俚，逸而不纖，亦足徵前代之流風，誌一時之韻事也！詞云：



何處春光景倍佳？烟花十里舊秦淮，豪家日費千金賞，博得青樓一鳳鞋。

紅粧結隊鬪鉛華，高髻盤雲墮鬢鴉，相與踏青聯袂去，舊王府裏看桃花。

綠鷓飛鳧取次過，遊船如織疾於梭，翠眉不許人窺見，水榭簾遮艷影多。

繡罷鴛鴦戲彩毯，腰肢無力任勾留，生來少小風流慣，只解嬉春不解愁。

荼蘼開罷綻紅榴，底事秦淮作勝遊？兩岸河房添好景，石欄杆外競龍舟。

丁字簾前柳數行，晚涼浴罷換新粧，嬌喉齊唱桃花扇，誰似當年鄭妥娘。

梨園樂部夜相邀，活現風情未易描，留得懷甯餘曲在，春鐙燕子譜笙簫。

不愛後湖十頃蓮，偏愛訪妓莫愁邊，遊人盡道城南好，萬柳莊前繫酒船。

水調伊梁動客愁，渡頭桃葉尙名樓，畫船入夜笙歌沸，笑指星河看女牛。

雲鬢風鬟插紫蘭，香羅細葛怯輕寒，中秋踏月嬌癡甚，慣會逢橋打瓦磬。

相傳雨亭在金陵，爲人司織局，每吟時與機聲相和，所鑄客遊草中，又有秦淮卽事詩云：「漫擬瓊枝話六朝，輕烟澹粉已沈銷，蝶香人去遺歌扇，桃葉春歸冷洞簫，別院空傳鶯語滑，落花猶襯馬蹄驕，長堤剩有多情柳，依舊絲絲縮畫橈，一清麗芊綿，不亞新城綺製也。」

以上紀  
軼事。

## 雪鴻小記

珠泉居士

余曰辰秋金陵返棹，遊興漸闌，兩載高平，足不履塵市，每吟微之「曾經滄海除却巫山」之句，真覺取次花叢懶迴顧矣！丁未暮冬，穎川明府攝篆維揚，相偕至止，揚固舊遊，城北校書，又金陵舊識，暇時過訪，頗慰離懷，然當棋罷酒闌，閒談往事，誤人紅粉，老我青衫，不禁相對歔歔，共悼天涯淪落也！校書居凡家花園，自園北至水關，兩岸河房鱗次，同人徵色選聲，嘗拔其尤者五人，以佐文字之飲，迨次年夏五，花天變態，情海生波，其出門闌，風流雲散，此五人者，亦偕城北校書，飄然遐舉焉！客窻枯坐，聊爲記敘，譬彼飛鴻踏雪，隱約爪痕而已！若謂三生杜牧，贏得名存，則我豈敢？

方璇，江陰人，本姓水，乳名阿全，方玉奴之義女，幼爲金陵女伶，

余於辰秋，曾相識於王氏河亭，色藝俱佳，已傾流輩，以其命名未雅，易之以璇，字曰姍來，於今三年，河干邂逅，烟輕月瘦，雪韻花嬌，正盈盈二八時也！性耽清雅，沈靜寡言，初居小秦淮之南，因避塵囂，移家古旗亭曲巷中，閨閣幽深，非素心人未許排闥，玉亦將順其意，珍如掌珠，綠萍前尹，余同鄉中表戚也，以栽花之仙吏，爲掌玉之文星，投簪後僑寓竹西，絕憐愛之，適有僮父使酒罵座，意將逮辱姍來，綠萍囑示護持，得寢其事，得每餘暇過從，清談移晷，嘗見其理雙鬢，束雙彎，笑笑生芳，步步移妍，真可相對療饑，不待酣紅膩綠也。爲賦玉梅二絕贈之，有「管領春風第一枝，」及「朗於新月澹於雲，」之句，姍來頗解賞音，挽余書於香箋，時時吟誦，出入懷袖中，會夏杪玉奴以事速訟，倉猝間偕返里門，明月蘆花，不勝惆悵！玉奴亦江陰人，年逾二紀，姿致猶人，惟膩理靡顏，不愧溫如之目，善

飲酒，工觴政，度曲亦清越擅揚！

王瓏，太倉州人，年十八，與兄嫂共居，豔名噪一時，客歲上已，余偕友人訪之，值瓏將赴某鉅公招，華粧炫服，忽忽就道，閱日載造其廬，適清恙，午睡初起，帕羅覆額，芳澤無加，而逸韻風生，媚麗欲絕，始嘆清水芙蓉，妙在絕去彫飾耳！於時試茗之餘，繼以歡譙，余於薄醉，挽其輕歌，瓏力疾爲度十二紅一曲，雙蛾微斂，橫波流光，一串珠喉，流轉如鸞音入耳，聞聲對影，令人真個銷魂也！夏五初旬，聞其許字吳人王某，余初疑傳言之妄，往探其實，則已斑駁夙駕，賁實宜家矣！詢伊長嫂愛奴，乃知瓏雖年少，早已矢脫風塵，而志在隨人，又不願作勢家姬妾，因與王某夙契，識其氣宇非長貧賤者，決計于歸，棄紛華如敝屣焉！噫！黑風孽海，飄泊多矣，瓏以稚齒韶顏，獨能早登彼岸，度亦有善根哉！

愛奴，蘇州人，向居金陵，近以年長，退爲房老，色猶未衰，舉止溫  
和，長於應對，都人士每樂道之！

黃翠兒，字綠筠，常熟女伶，王天福妾也，初大婦三胖子遇之虐，嗣  
以色藝冠時，舉家仰食於翠，始善視之，余於去春相識時，翠已十九  
年矣，融酥作骨，搗粉爲肌，素質艷光，雖玉蕊瓊英，未足方喻，鑑  
湖童子杏浦，見而傾倒，留頓浹旬，欲以多金贖之，翠亦幽怨盈懷，  
願奉公子盪匪，因格於禮未果，無何而有小玉奴之事。小玉奴者，天  
福之媳，早歲曾適童姓，繼歸於王，亦以脂粉爲生，其父母知之有年  
，一旦訟之有司，意欲別售富室子，事本與翠無涉，有以讒言進者，  
將居翠爲奇貨，遂被逮，時翠方娠，杏浦爲之上下營救，余亦多方調  
護，始以疾放歸，驚心甫定，懷珠遽隕，風雨梨花，幾經摧折矣！先  
是有河南某丞，慕翠名，思購爲妾，丞素漁於色，且自頂及趾無雅骨

翠百計辭之，幸而獲免，會以訟餘養疴金陵，丞又極於所往，覘翠孤弱，將刼以行，翠闔之悲號，截髮以誓，奸謀乃寢，比其反也，歲聿云莫，天福夫婦以訟破家，不能自存，翠雖心乎杏浦，而身處窮鄉，義難恣然以去，且天福夫婦，亦不肯遽捨此錢樹子也，維時杏浦館於安宜，問遺不絕，嘗寓書於余，暨潘子研香，就近保護之，研香賦詩十絕紀其事，余謂杏浦洵有情癡，需以歲時，自應作延津之合也！詎意天不假緣，杏浦於閏夏遽賦玉樓，鴛盟未諧，鵬飛何亟，吾爲杏浦傷，并爲綠筠痛矣，附錄研香詩，誌人琴之悼。且以貽好事者，詩云青娥原是謫仙人，幻宿空花惹宿因，誤落黑風三萬劫，明珠一粒委泥泥津。

娟娟翠竹似容光，門巷春深駐泰娘，何處槐枝橫夾道？江干憔悴女兒箱。

瓊玗一片總凌空，只在山隈水曲中，紅杏交枝春意鬧，此君無節不玲瓏。

妬花風色太披猖，從此溫柔未有鄉，廡下孤桐廚下爨，賞音那得蔡中郎。

淪落空憐絕世姿，阿誰顛倒獨情癡，名花借得東方力，暮暮朝朝好護持。

春歸紅袖魂同去，月上青樓影共還，望斷天涯人不見，夢中情淚滴成斑。

如瓜小艇逐鷗夷，烟水蒼茫杳不知，蓮子心腸紅豆影，可憐苦裏暗想思。

西風白下柳欹斜，嗚咽秦淮水一涯，半紙雲藍情萬縷，總教人不薄烟花。



春光依舊入揚州，宵市橋邊古渡頭，一樹馬纓迷客路，願郎曲折到紅樓。

騎省多愁鬢已絲，爲君更唱斷腸詞，安能天意從人願，大婦同行小婦隨。

陳銀兒，蘇州人，居水關之東，弱歲學歌，聲如雛鳳，嘗一夕工數劇，老伎師嘆弗如，豪客贈遺無虛日，然性慷慨，阿堵物不以關懷，及長，益厭鉛華，素服淡粧，亭亭玉立，與綠筠夾河而居，年並十九，固一時雙璧也！余友陳子心懺，雅愛尋芳，而輕薄萬千，愜心者少，客春上已，偕余閒步平康，獨於銀兒一見心醉，迷香洞中，擬作蘇姑子好夢，暇卽往訪，挑以辭不答，屢叩之，或以疾辭，私詢其義妹福兒，始知銀與新安蔡生，訂有婚誓，迨吉于歸，不同章臺柳矣！余笑謂心懺曰：「花枝已屬東風管，珍重流鶯別處啼，」一語可代銀作答，

心懺爲之惘惘者累日，然猶幸佳期迢遞，無妨造室晤言，挹彼清芬，不必定作拗花人也！未幾聞綠筠爲訟累，銀益嘆此中不可居，而生亦適以油壁來迎，遂於四月杪辭家竟去，吁！銀亦可謂出淤泥而不染者矣，第聞生以丞職待選，僑寓維揚，年當授室，使君固自有婦也，銀於定情時，位非小星，然他日相逢，莫能兩大，爭春梅雪，恐費平章，則銀尙於此少商量矣！偶與心懺論及之，心懺又爲之悶悶者累日！福兒，年十五，丰姿韶令，銀嘗教之歌曲，亦能繼其聲，陸慶兒，嘉興人，本良家女，爲王三童養媳，虐於其姑，驅事章臺，非本志也，葳蕤自守，楚夢猶虛，余友潘子研香亟稱之，因往訪焉，年方及笄，淡薄粧梳，體無華飾，而笑彎秋月，羞暈朝霞，柔媚中別有幽致，挑菜節研香邀遊平山，復相遇於長春嶺之西榭，時值峭寒未解，殘梅在枝，慶孀立花陰，風吹鬢影，愁思弱態，如不勝情，研香

語余曰：「是兒終非風塵中人也。」卽於席間賦滿庭芳一闋云，「慵髻低鬟，顰蛾斂黛，湘裙微蹴蓮鈎，盈盈二八，相見半嬌羞，衆裏勝常道罷，生姿處一晌凝眸，金尊奉，鶯啼嚶嚶，宛轉引歌喉，人間多恨事，花時雨橫，月上雲稠，况黑罡風裏，挫折飄流，那得藏諸金屋，深愛護玉軟香柔，嗟予是傷春杜牧，端的爲花憂，」余亦口占一闋和之云：「紅暈潮鮮，綠堆雲膩，香泥淺印雙鈎，低徊索笑，相識尙吟羞，攜手落梅風外，盈盈酒併入明眸，嬌無那，霞杯怕賭，酌潤歌喉，舊遊曾記憶，橋頭柳暗，渡口花稠，怎淑姿蓬巷，越樣風流，恰遇郎郎清潤，間吟罷心醉溫柔，還試問，相思此後，何處采忘憂，」對酒高歌，懷當以慨，慶爲嗚咽久之！迨夏中聞有武林某公子，以重金購爲側室，甚有寵，余喜研香之言驗矣，更重爲慶兒幸也。

余昔往來邗上，停橈每無多日，一時名姝，如林巧兒金瑞芳等，皆未

謀面，今狎游既數，寓目遂多，雖空冀北之羣，尙落藍田之屑，或齒加長而風韻猶存，或名稍輕而幽情獨抱，芳心豔影，甯教一例沈埋，因復附書數人，亦雪泥之纖爪云爾！

楊大，蘇州人，籍甚聲名，甲於北里，向爲鯁尹董某所暱，潛居別館者數載，後因阨於大婦，乃返邗溝，雖給侍讌遊，不復握雲攜雨，蓋以報董之知遇也！余於今春相識，已逾季隗請待之年，而秀外慧中，儵然絕俗，落落大方，當爲此姬首屈一指！

趙三字繡芳，亦蘇州人，金瑞芳之義妹也，姿容俏潔，不似脂粉汚顏，卽粗服亂頭，豐韻殊絕，至於足翹細笋，腰折迴風，尤覺顛掉纖柔，具有萬方儀態，余反倩薌主人，夙與之善，

張三字素娥，亦蘇州人，姿僅中人，而賦情特甚，相交繾綣，一往而深，不以貧富易其念，且遇急難不惜傾篋贈遺，是亦風塵中獨具真

性者！

楊小寶，本郡人，年十七，姿致明淨，眉宇間稜稜露爽，善南北曲，兼工小調，一矢口應絃合節，歌場推爲獨步！其母素有瘋疾，或忤佳客，小寶周旋其間，每一言解頤，能令公喜，余以解語花目之！

閔德兒，蘇州之木瀆鎮人，年二十餘，豔名甚著，幾欲方駕王陳諸姬，余每於城陰放棹時，邂逅水亭，修蛾曼睩，貌亦秀韻非常，第喉舌間重濁，不類吳音，且以其頤之狀，病於雙跌，不免苗<sub>條</sub>太甚也！

聞德本名姬周二侍女，姬向與閔某善，有鏤臂盟，後閔以遊蕩不羈，姬延之至家，寢食與共，雖伉儷不過也，居久之，閔潛與德私，與姬情殊不屬，姬覺，逐閔及德，德遂偕閔徙居城陰，作脂粉生計焉。

蘇高三者，姓高行三，崇明人，寄籍姑蘇，轉徙維揚，時鄰人亦名高三，加蘇字以別之，其實姬亦從夫之名，並未以姓氏著也，頤身玉立

，慧眼波流，見者罔不色授魂與，且善伺人，言必中肯問其年，已數到星張軫翼矣，向與城北校書。本姓張名銀兒，江陰人，詳見續板橋雜記。豔名相埒，今並以齒長，不與諸姬伍，而城北以風情著美，姬以歌曲擅長，皆有聲於時，不致門前冷落也！自方黃兩家，各以無賴速訟，河房中咸懷雀鼠警，城北既浮家吳會，姬亦戡影邗溝，每過城隅，不勝人面春風之感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初版

新式板橋雜記(全)  
標點

定價大洋四角

翻	照	不
印	樣	准

出版者 大中書局

印刷者 大中書局

分發局 南京花牌樓  
杭州羊場頭 大中書局

分發行 全國各大書局

總批發行所 上海 白克路九如里 大中書局